

菱角远牵衣

○ 徐晟

白露一过，风便有了凉意。故乡的塘堰从盛夏的浓绿里缓缓退出，像一幅被水洇湿的水墨画，显露出初秋的清瘦。荷叶边缘微卷，泛着褐黄，撑着一把残破的绿伞。而菱角却在这时节悄悄饱满，尖尖的角刺破水面，像无数支绿色的箭镞，指向高远的天空。

村东头的盆堰，半是枯荷，半是菱塘。菱叶挨挨挤挤铺满水面，缝隙间仍顶着几朵嫩黄小花，像秋姑娘别在衣襟上的最后一枚纽扣，怯生生的。偶有蜻蜓飞过，轻轻一点，便又悠悠去了，仿佛也怕惊扰这初秋的静谧。

儿时的我们不懂悲秋，放学后将书包一扔，赤脚便往盆堰跑。初秋的水已有些凉，但太阳晒了一整日，表层还是温热的。拨开半卷的荷叶，翻开满是气泡的菱叶，便能摘到两三个红绿相间的菱角。它们两头尖尖，中间鼓鼓，剥一枚入口，脆生生、甜津津，一股清香从唇齿直抵肺腑——那是初秋独有的鲜甜，带着水腥，裹着泥香，是任何山珍海味都无法比拟的。

采菱要采得尽兴，便不能一颗一颗摘。左手入水，撸一把菱角藤，用力一拉，牵起一片。银光闪闪的水珠顺着藤滴落，惊起一圈圈涟漪。菱角刺扎人，不能塞进裤兜里，我们便摘一个荷叶铺在水面。摘下的菱角红红绿绿堆满荷叶，像一盘玛瑙。岸上的女孩子馋得直流水，我们便托着荷叶，把菱角递上去。随后各自寻一处柳荫，南风习习，裹挟着阵阵稻花香。菱角脆甜，我们把初秋的午后嚼得有滋有味。

盆堰的菱角终究有限，很快便被摘得差不多了。于是我们把目光投向村西严家山下的严家坞。那是小河筑坝拦蓄而成的水塘，生满刺草、灯笼草，浮萍与野生菱角缠在一起。野菱角藤叶繁茂，总也捞不完。我们本为捞猪草而来，却总藏着几分贪嘴的心思。潜入水中，双手并用，水面便浮起一大片菱角藤。搂起一抱，洗去泥污，放进秧架。藤叶间藏着小小的野菱角，虽不及盆堰的菱角肥美，却自有一股野性的清甜。

月光如水，照在天井里湿漉漉的水草上。姐姐小心翼翼地刷着鸡头苞，我在藤叶间寻找野菱角，父亲坐在矮凳上，菜刀嚓嚓作响，将菱角藤叶切成碎末。母亲在厨房忙碌，不一会儿，灶间飘出菱角特有的清香，混着柴火味，在晚风里弥漫。那是家的味道，是无论走多远都忘不了根。

“月亮哥，引伢走，引到河里卖腊酒。腊酒辣，换皮蜡；皮蜡转，换灯盏；灯盏泼，换菱角；菱角尖，杵上天……”稻场上的童谣犹在耳畔，唱歌的孩子却已散落天涯。

如今客居他乡，偶尔也能在菜市场见到菱角，整整齐齐码在塑料筐里，干干净净，却总觉得少了些什么——少了塘水的腥甜、荷叶的摩挲、扎手的刺痛，更少了柳荫下的南风。每当秋风起时，我总会想起故乡的菱塘，想起那些尖尖的菱角，它们像一枚枚绿色的钩子，从记忆深处遥遥伸来，轻轻牵住我的衣角。

那是故乡在唤我。菱角尖尖，牵衣远远，一牵，便是半生。

生活本是五味

○ 叶正尹

五味子的第一口永远是酸的。那种酸不拐弯，直直地扎过来，舌尖一碰就缩回去，像小时候偷咬青杏，满嘴都是猝不及防的酸涩。父亲当年端着搪瓷缸哄我喝的时候，我总把脸别过去，扭着身子不肯接那只缸子。如今我自己泡，沸水冲下去，看着干瘪的果子一点点鼓起来，第一口照例是酸的，但我不躲了。

我真正喝五味子茶，是在三十岁之后。说不上是哪一天，大约是某个加完班的深夜，喉咙干得发紧，随手抓了几颗五味子丢进杯子。一口下去，人竟然清醒了。后来喝得多了，发觉酸的后面还有苦味，停在舌根，淡淡的，如同茶水。

日子过得糙的时候，这些味道混在一起就是一锅乱炖，分不清谁是谁。但也有安静的晚上，壶里的水咕嘟咕嘟滚着，灯光黄黄的，一口一口慢慢抿，就能把那几种味道一层一层剥开。酸先到，苦跟上，辛味更轻，若有若无地一闪，最后是那股从喉咙深处缓缓泛上来的甘。它来得慢，但待得久，好似一个人在门外站了许久，敲门了，进来了就不急着走。

父亲那时候往茶里加红糖，说这样我就不躲了。轮到我自己喝时，什么都不加，才尝到它本来的味道。这让我想起，小时候总以为甜才是好的，苦的、酸的统统要躲开，挑食如此，待人接物也如此。如今境遇倒转，太过甜腻的反倒令人生疑，那些入口并不顺遂、带着棱角的，我反倒愿意多细细咀嚼几番。光

喝还不够，那年秋天我动了心思，想自己上山去摘一回。

九月里有一日空闲，我独自上了趟山。五味子的藤蔓缠在几棵老树上，紫红的果实一串一串垂下来。我踮起脚去够最密的那串，指尖刚碰到果柄，一颗熟透的果子落进草丛里。我俯身扒开草叶，它正卡在两片枯叶之间。摘一颗丢进嘴里，鲜果的酸比干果冲得多，汁水溅开，满口都是山野的气味。我摘了小半篮，回来摊在竹筛上晾着，秋阳晒了几天，果子就一寸一寸蜷起来了。头一回自己做，心里没什么底，可每天晚上路过那筛子，闻到幽幽的果香，就感觉这个秋天没白过。

我把晾干的果子收进玻璃罐里，隔几天就抓几颗泡上。自己晒的果子泡出来，喝起来比买来的味道更醇厚，也不知道是心理作用，还是确实多了一股日头的香气。茶凉了味道会变，酸淡了，苦也淡了，独独那股甘还在。我有时故意放凉再喝，不为什么，就是想看看最后剩下的到底是什么。结果每次都一样。凉透的五味子茶，清冽冽的，宛若山泉水泡出的一小块秋天。

生活大约也是这样吧。年轻的时候急着往里加糖，恨不得把所有的甜都兑进去。成年后我才明白，那些酸与苦才是生活的骨架，没有它们，甜便是浮于表面的，落不到底。五味子从来不骗人，入口的酸苦都实实在在，但只要肯咽下去，它定会把你最后那点甘甜还给你。日子也是，先咽下去，方能知道后面的回甘有多长。

连载 68

布衣诗人谢榛

○ 武俊岭

二人走进城门之后，听到战马奔来的声音。近前，马上跳下来一个将官，大声说，欢迎二位，没有远迎，还望恕罪！

李秦说，客气了，刘指挥！

刘指挥说，江总督来了书信，说二位早晚会经过葫芦岛，让我好生招待。

李秦看看谢榛，说，肯定是李孔阳与江总督通气了。

谢榛说，子朱想的就是周到。

工夫不大，三人来到指挥大堂。刘指挥请二位坐下，先是喝水，后便酒菜上来。这时，又进来两个武官，一个姓王，一个姓张。三个人对李秦、谢榛殷勤敬酒。一个时辰后，尽欢而散。刘指挥安排李、谢二位住下。

第二日，刘指挥和王、张二武官，陪同李秦、谢榛参观葫芦岛套城。

刘指挥说，李大人、谢先生，我们这葫芦岛的防卫，应该说是固若金汤。这是一个套城，城中有城。城的中央是一个高台，上面布置着炮台、箭台。离高台二里，是内城。内城之外三里，是外城。如果敌人来攻，我们是不怕外城城门被攻破的。只要城墙上有人，就可以对敌人实行居高临下的包围、攻击，让敌人有来无回。

众人来到高台之下。然后，沿着陡峭的梯道爬了一阵，到达顶部。谢榛、李秦看到果如刘指挥所言，四尊大炮，分别安置在东南西北四个方位。箭台则分设于高台四角，上面箭矢密布。如果发射，

高台下面的空间没有死角。

看完高台，刘指挥又引领二人看了内城墙。众人登上城墙，看见城墙、堞口无不坚固。刘指挥说，如果敌人攻至内城城下，就从堞口施放箭矢、火药，杀伤力很大。二人听了，啧啧称奇。

外城城墙更高一些。考虑到刘指挥军务繁忙，二人就没有攀登上去。看看天色还早，二人辞别刘指挥等人，往山海关而去。

山海关到了。离关不足半里的时候，二人于马上观看，不禁暗暗称赞，真是一二雄关！但见此关依山傍海，巍峨壮观。天下第一关五字，为当朝首辅严嵩所写。谢榛、李秦对着这五个字细端详，心生敬佩。不管严嵩人品如何，这五字写得却是端庄大气。

关门关着。李秦上前，对着城墙上

的军士喊道，我是京师礼部的李秦，这位是江总督的老乡谢先生。请打开关门，让我们过去。

与在葫芦岛一样，关门打开，二人进关后时间不长，便来了一个骑马的将官。下马相见，二人知道了这武将姓朱。职务也是指挥。

李秦、谢榛二人知道，进了此关之后，一直往东行走，就到辽阳了，也就是江

东的总督府所在地。为了节约时间，就不在山海关停留了。于是，把这意思告诉朱指挥。

朱指挥听了，诚恳挽留二人，说江总督特意让我好好款待二位，如果你们一

顿饭都不吃，我以后怎么见江总督呢？

二人见挽留得热情，便答应只吃一顿饭，明天一早便动身前行。

不消说，晚上又是一次尽欢而散。

用了一天工夫，二人来到了辽东镇所在地，辽阳。

江东，是以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的身份巡抚辽东，并兼赞理军务。他是嘉靖八年，1529年的进士，当时刚刚二十岁。

江东设宴，热情接待谢榛、李秦二位。

江东对东昌府出了谢榛这样一个著名诗人感到很自豪。

江东说，茂秦先生，我真佩服你，几十年如一日坚持写诗！

谢榛说，我这是雕虫小技，你是降龙伏虎。

江东摆摆手，说，不容易，你不容易。你那一句话生涯鬓易苍，让多少人心生感慨，进而珍惜生命！你功德无量，功德无量。

谢榛说，谢谢伯阳称赞！

江东一方人多，有头有脸的将领都来了。

谢榛问，李塘调任他处了？

江东说，他升任总兵，被调往宣府了。

谢榛说，庚戌之变时，他带兵在德胜门冲杀敌军，很是解气。

江东说，自然，李总兵是员虎将。

宴席开始了。

将领们先敬谢榛、后敬李秦。不一

会儿，就把谢榛喝得半醉。此时，他来了豪情，说，伯阳，我早晚会写出几首比唐代岑参好的诗歌来，边塞诗。

江东说，那好，我先恭贺你。说完，敬谢榛酒。谢榛照例一口喝干。随即，哈哈大笑。

江东又说，这样，我军务忙，明天让这位吴副总兵带领你们，好好地看看辽阳。

李秦盘算着时间，说，江大人，我们只看一天吧。看一天，我们就该返程了。

江东说，那看你们的时间吧。

第二日，吴副总兵带领二位，骑马观看辽阳的山水、辽阳的军事，天色昏黑时返回辽阳。自然，夜里又是一场吃喝。二人回到住处，脑袋挨枕即眠。

谢榛、李秦回到京师。李孔阳为二人接风。李先芳自然也参加了。席间，谢榛感谢李秦陪同、感谢先芳治病、感谢孔阳知会江东，一气三杯，杯杯见底。

李孔阳说，知会江东，在我只是举手之劳。要感谢，还是感谢仲西吧。这样，我替茂秦敬酒，来，仲西，我敬你。

先芳见孔阳与李秦两个喝得热闹，便与谢榛喝起来。谢榛沉浸在浓浓的友情里，心里温暖如春。

自此，谢榛便与李先芳、李孔阳、李秦三人频频来往，谈诗论酒。渐渐地，谢榛忘记与李攀龙、王世贞等人之间的不快。这样，他又能读书写诗了。

(未完待续)